

自由大路（长篇三部曲）

第一部

東鎮

1908—1945



作家出版社

自由大路（长篇三部曲）

第一部

東鎮

1908—1945



郑万鹏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镇 / 郑万鹏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1
ISBN 978-7-5063-8429-2

I. ①东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61153 号

东 镇

作 者: 郑万鹏

责任编辑: 赵 莹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13 千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429-2

定 价: 3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引 子	1
一、二 月	4
二、喇嘛屯	16
三、半拉子	26
四、灯笼街	36
五、张三儿	44
六、打头的	52
七、小浪张	65
八、鬼打墙	74
九、鸡打鸣	87
十、正月正	100
十一、二房妻	120
十二、棒子手	135
十三、二喷子	142
十四、喇嘛台	156
十五、圣 诞	169
十六、天 鹅	177
十七、短裤党	185
十八、北大营	192
十九、鲤鱼圈	203
二十、大庙会	212
二十一、知天命	226
二十二、流 送	239
尾 声	253
后 记	254

引 子

孙文武身偕妻子，肩挑成仁、妞妞，告别胶东老家，走大连、经奉天、过农安……一路披星星，戴月亮，第二十天头上，来到松花江南岸。

此时，孙文武腰里揣着两封信。

一封是姑舅哥哥的。他是六年前“蒙地开放”时候来的。文武这时候不宜投奔姑舅哥哥。这几年对于开发蒙荒发生了激烈的纷争，郭尔罗斯境内很不太平。

本家哥哥信里说，还是选江北为宜。

八里宽的松花江面，冷眼一看像一座湖。水流安安稳稳，江水好像也要在这儿落脚儿似的。孙文武一家四口登上了江南江北来回摆渡的义船，心里踏实了一半儿。

江北岸码头，没有了南岸蒙地的肃杀，眼见是一派繁忙景象。岸边停靠的货船一眼望不到尽头。有的码着整齐的粮食袋子，有的装载着标标溜直的木材。船帆张起，支篙移动，准备离岸。真没想到，在大连下船，往北走了这么多天，在这远离大都会的伯都讷地方，岸边突然现出了一座这么发达的“新城”。一条大江，淌出两岸鱼米之乡。

孙文武知道，这“新城府”三面环水，他得出东门。

出了东门，果然是开阔的江湾地带。眼前一马平川，两三里远的行人都瞅得见。垄间绿茵茵的可能是刚出土的麦苗，麦田一块挨一块。早就听说松嫩平原盛产小麦。

麦田和麦田中间夹着的光板地，有野兔跳跬。孙文武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刚种上的黄豆地，野兔在偷吃豆种。再晚些时候，它还会来偷吃叶瓣。

孙文武再四处远望，更是新奇不已。

“村落可真稀啊！”他对妻子说，“不像老家那边村子连村子。”

妻子也正仰着红红的脸庞四下观看，听后赶忙点了点头。

“远道没轻载。”孙文武肩上有挑筐，才感到是在上一个小慢坡儿。

走到坡儿上，眼前更加开阔。城东第一处村落安安稳稳地坐落在江湾平原上。

村落轮廓已经能看出来了，它由两房高的大树守护。屯子好大哟，南北一二里宽。渐行渐近，屯子西头的柳树是垂柳，柳枝在一人高处轻轻摆动。整棵树绿微微儿的了。

村子的干道是土道。土道里高外低，出来个鱼脊梁骨。车辙不显，很是平整，都快赶上从大连一路走来的国道了。土道两旁，家家户户门外侍弄得干干净净，跟胶东农村没什么两样。

一个爷们儿溜达过来了。孙文武上前打听：

“老哥，这是什么村啊？”

“东大屯。”中年男子答道，“旧名‘两家子’。”

“可不是咋的！新城城东第一个大屯子。”孙文武觉得这屯名是现成的。

中年男子边打量边问：“这是哪来的客？”

“从山东来……这村有老家山东的吗？”

“有，那还能没有！说实在的，也分不出哪儿来的了，都掺和到一块儿了。”中年男子越说越爱说，“你就说这家吧，老头老太太六七十了，我也说不好他们谁是山东的、河北的，还是坐地的。”

朝这家院落望去，上屋、下屋，春联颜色还没褪去，显得挺喜庆。

这松花江湾第一屯，让孙文武感到有风水。他暗自想：“到地方啦！”

他不打算穿过这个屯子再往东走了。他站在村道上，跟中年男子接着拉呱儿。

不一会儿，中年男子把孙文武一家领到他姨父家。他两个姨弟去年进了“大成店”，当上了店员，要举家搬到新城。他姨和姨父暂时留下看堆儿。

姨父从言谈举止间，看出孙文武是个识文断字的人，就把他们一家留下来了。说房子是租是买，再慢慢商量。孙文武和妻子对中年男子和他姨、姨父千恩万谢。

“我们这可是下关东遇着了贵人！”孙文武拱手说。

姨父听了很顺耳，笑着说：“不用见外，谁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。”

房子是三间平房，土坯垒的。红松垞，白松檩子，挺个三四十年没事儿。孙文武和妻子打定主意买下这房子，只希望房钱能宽限几年。弄好了，子孙后代就在这儿扎根儿了。

孙文武一家住西屋。躺在炕头上，跟山东老家似的踏实。

这关东的炕，烧得身子底下热乎乎的。妻子又是掀起兜肚把自己连脸带眼睛遮上。她自打洞房之夜就是这样。这四年，每回文武都知道她红兜肚下面圆圆的脸羞得也是通红的。

“到地方了吗？”文武体贴地问道。

“到地方了。”妻子低声附和。

“扎根儿中吗？”文武又问道。

“扎根儿吧！”妻子说完，不由咯咯笑了起来。

两人谁也不让份儿。

“都二十一天了。”文武说。

妻子掀开兜肚说：“俺是二十一岁。”说完赶忙又遮上了。

“你正在‘东南响’，怪不得。”文武说，“人过三十，天才过午呢。”

妻子觉得文武今天话儿多了，人活泛了，满身的能耐都焕发出来了。她把自己又向他靠近了一点。

就凭这关东头一宿儿，她也满心愿意在这儿扎根儿。

一、二月二

孙文武马不停蹄，带着个乏身子，就开始打听“地土”的事。说实在的，他动这么大的操持，离开山东热土，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关东，不就是冲着关东的“地土”来的吗。

房东老爷子给孙文武夫妻讲，这伯都讷地方，“地土”先有旗人屯垦，后有汉民开垦。汉民开垦荒地，不论是早先年的“跑马占山”，还是刨荒开地，都会由公署给丈清入册。文武夫妻听了，庆幸下关东这条路确实走得通。他们要尽快与村公所协商，按照村屯的规定，获准开荒种地，把根扎下。

东院老高家全家来看。拎来了一筐土豆瓢子、两棵酸菜。他们老家是冀东乐亭，打祖辈上就过这边儿了。高家大哥说，刨荒归刨荒，租佃归租佃。他让孙文武抢着租点地种，当年就见收成。

听邻居大哥指点，孙文武去了屯子东北角老张家，说明新来乍到，诚请帮扶，结果满意地租下了带青苗的两垧地。老张家是东大屯老户，有名的大家主，地产在全村数得上前三。说不定是早先年的“跑马占山户”。听说“两家子”这个旧屯名，就是当初地方公署为占地的两户人家起的。究竟是哪两户，现已无从可查。

青苗一垧是小麦，一垧是高粱。

孙文武算不上种地的把式。父母本来满打满算培养他文武都占，但是他现在自愧要文不文，要武没武。“芒种开了铲”，他扛着锄头到了地头儿，把起一根麦垄就铲上了。这地身子太长了，直起腰瞅那

头儿都瞅不清楚，一头晌就能铲两根垄。这大长垄要是赶着牲口趟地准出活儿，一个人铲，瞅着有点眼晕。

第二天，媳妇也扛着锄头一块儿来了。成仁领着妞妞在大人脚前腿后玩耍。二十一岁的文武媳妇，觉得来地里说说笑笑地干活，比留在家里好。成仁听不懂父母笑着说的是什麼，可是，也真怪：父母亲乐乐和和劳作的样子，让他们这个五岁的儿子一辈子不忘。成仁长大后就愿意像父母亲这样过家。

入夏以后，两个多月没正经下雨。这要在山东老家，地非旱得裂罅不可。可这松江湾，让文武两口子服了：锄头下去，土沙劈劈儿的，旱不到哪儿去。

“有钱难买五月旱，六月连阴吃饱饭。”文武跟媳妇侍弄完麦子，又侍弄高粱。他俩把锄板往垄沟里深深地掏下去，往垄台儿上多培些土，往后高粱根儿好往上够。挂锄时，连阴雨来了，可是不论雨怎么下，地也不看涝。

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——”经过这一旱一涝，文武夫妻俩更信这句老话了。这河湾地，土不黏，渗水，旱涝保收。

东大屯紧挨南江，文武领成仁去南江沿儿玩儿过水。江是沙底，水清清亮亮，一眼能看见水底下的沙子，白白净净的。脚丫子踩沙子去火。文武水性够说儿，钻到水里能半天不出来，会在水里换气。成仁在山东家跟父亲洗过海澡儿，也会打“狗刨儿”。爷俩玩儿完水出来，身子一两天都滑溜，快赶上洗海澡儿了。

真不愧是皇上亲口御封的“铜帮铁底松花江”——从胶东来的孙文武两口子，开始跟松江湾人一样，净说大江的好处。

这头一年下来，付完所有的租钱，孙文武家吃用之外，还有富余。山东老家的人知道了，还有张罗要来的。

路总有坡坡坎坎，人总有磕磕碰碰。

江封上了，开始“猫冬”了。孙文武跟媳妇合计：家里要办的事多着呢，猫不起冬，便把钱拿出来，不是说“张大脑袋张大头，人家

买马他买牛”吗——孙文武牛也买不起，他买了两头驴，拴了一挂毛驴儿车，冬天能拉点脚。毛驴儿车到城里闲不着。

一天，孙文武抽空赶着车去地里往回拉高粱秸。高粱秆完头之后还没顾得把秫秸拉回来。管咋的，这回自己有车拉了。车装好了往回赶，在离北大坑不远的地方，遇上了张六婊子。见六婊子有话要说，孙文武把车停下了。

“文武，年成挺好？”六婊子问。

“我到东大屯遇着了贵人，”孙文武乐呵呵地说，“六叔把青苗都租给我了。”

“咱们爷们儿往后越处越亲，”六婊子说到这儿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可账目要清。”

孙文武丈二和尚——摸不着头脑了。

六婊子不往下说，却抬头看车。车膘上架木了，高粱秸前后左右出梢，像个小秫秸垛似的。

毛驴儿着急了，这哑巴牲口也懂得奔家。

“六叔要用点秫秸吗？”孙文武试探着问，“编炕席呀？”

“文武，你这头一年就弄得挺囹圄。”六婊子说，“明年还想租吗？”

“六叔，我家日子‘耗子拉木锨——大头儿在后边儿呢。’”孙文武忙说。

“那得先把今年的……”六婊子看着孙文武慢吞吞地说。

“今年的？”孙文武说，“今年的租钱，我一个月前就送去了呀。”

“青苗钱呢？”六婊子还是慢吞吞地说。

“青苗钱也在里呢。”孙文武说，“一共是一百一十块官帖。”

“账上记的是一百块啊！”六婊子说，“回去好好想想。”

文武到家就把遇见张六婊子的事告诉家里的了。

像给刚着起来的火苗泼了一盆冷水似的，文武夫妻俩自打春天落脚儿，摊上了第一桩糟心事儿。

这是欺负后来的，还是大家主钱多，记不住这星星点点的了？是

六娃子光知道往里算，还是有什么过意不去的？

吃点哑巴亏，认了呢？不行！那不背黑锅了吗！头一年就落下不好的名声，跳松花江都洗不清。

小成仁看出来父母的脸阴天了。

孙文武过东院去了。

把事情原委说完，孙文武问：

“这电子有没有‘和事佬儿’？”

“没听说有。”老高大哥回答。

“谁是乡绅？”

“也没听说过。”

……

“去庙上。”老高大哥说，“遇到这样事，都去庙上。”

孙文武约上张六娃子，就手儿去了本村东庙。

进了庙，孙文武拜见了释爷，在香案上请了一炷香，跪下来，一字一板地说：

“老佛爷在上，村人孙文武，今为青苗钱，在老佛爷面前起誓：我要是真没付，一出门就……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六娃子赶忙上前弯腰将孙文武拽起，没让他把“让大车轧死”这话说出来。

“爷们儿，比画比画就行了呗，别说不吉利的！”六娃子说，“弄不好，我这不赶上咒……”

他没说出来“自个儿”，却高声说：“我信着你啦！往后看我的。”

六娃子付了香资。

二人走出庙门，身后传来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……”

小成仁看父亲又接着上街拉脚了。

小成仁说话一口山东味儿，电子里叫他“小山东”。他话儿比同龄人少，心里可有事。

春天，麻燕儿从南边儿回来了，叼泥垒窝。小成仁看着南房檐

下，燕窝一口泥一口泥地垒起来了。五月节前，他看见有小燕儿从窝里伸出脖子，张着嘴抢老燕子送回的虫子。小成仁不祸害燕子，他听说伤燕子害眼睛。

一天，一只燕子或许是抢虫子时身子探大了，掉了下来。小成仁要上前捡起，不料，麻鸭抢先将燕子啄去。小成仁按住麻鸭，要从它嘴里掏出燕子。哪承想，麻鸭一伸脖儿，就将嘴里的东西吞下去了。

太可怜了！眼睁睁地看着小燕崽儿进到鸭嗓子，小成仁眼泪掉了下来。

他找了一块破渔网，请父亲把它兜在燕窝下边儿，雏燕安全了。

自打毛驴儿进家，小成仁更有营生了。父亲干活儿回来，有工夫还是愿意看《薛仁贵征西》，小成仁便玩儿似的把伺候毛驴儿的活儿担当起来。虽说是“小犟驴儿”，跟小成仁却顺顺当当的。

成仁个儿长高了。父亲赶着毛驴儿车去拉脚，就让他当小“掌包的”。

毛驴儿车空行时，孙文武坐在车耳板上，总愿意哼歌儿。他学会了松江湾一带流行的民歌《伯都讷小调》：

金灿灿的太阳当空照，

松花江水三面绕。

.....

这期间，指引孙文武来伯都讷的那位叔伯哥哥，也从松花江上中游辗转到这下游来了。他是应聘到新城府立满蒙校当先生。文武两口子感到喜从天降。是松江湾的风水好，还是老日照应？他俩一时闹不明白。

文武曾骑驴进城到满蒙校看过堂兄。入冬之后，知道堂兄宿火不足，都得围着被子灯下给弟子批改作业，文武送去了一车苞米秸。

成仁从话语里，听出来了父母对堂伯的敬重。

没想到，正月初一，堂伯从城里到乡下本家过年来了。

堂伯真正领略到了地跨亚热——北温带中国的“南船北马”。他骑着满蒙校种学田地用的役马，行走在冰封大地上。马打了铁掌，走得很轻盈。一路不时地遇着三三两两拜年的，穿的都是刚上身的新衣，通红的面庞流露着新正的喜悦。

这些，堂伯怎么也看不够，好像路人就是本家似的。

走上一个土岗，一下坡，就看见东大屯了。马一看见村落，脚步自然放快了。

到了村头，堂伯翻身下马，手牵缰绳大步走在村道上。

全是土坯房，平顶居多，起脊房十勾占一勾。院墙仅有半人高，站在院墙外能将十几丈长的院身一览无遗，“抱柱”的五个大字都能看清。主人坐在炕上也能将过往人马尽收眼底。女主人——随后还跑出来一个十来岁的小嘎——站在自家屋门外与堂伯搭讪：“你找谁家啊？”令堂伯又一次感到仿佛来到了游牧民族的毡包前，又一次感慨道：“名不虚传啊！真是‘王尔烈治理关东——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’呀！”

是成仁最先看见大门外站着个牵马的。他自打生下来就没见过这个人，可是大人都服了：六岁的成仁，竟能认出来这个人是“堂伯”。堂伯心里立刻热乎起来，感到这真是回到了家了。他进院第一句话是：“这是孙家的血脉啊！”

堂伯坐在炕头，接受炕梢儿的孙文武隔着炕桌儿斟上的一盅盅酒，竟意识不到这是在关东还是在山东老家了。

小成仁兄妹三人在炕梢儿一一磕头，给堂伯拜年。堂伯从怀里给他们每人掏出来一个银圆压岁。这块银圆令成仁如获至宝，让他伴同一连串的记忆，珍藏了半个世纪。而这块银圆的失去，又让他说出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。

听堂伯炕桌儿上的言谈，成仁如听天书，感到云山雾罩，可他愿意听堂伯说话的音调。

堂伯说：“这三江交汇之处，乃化内圣地。农耕、游牧、渔猎多种

文明相得益彰，儒、道、释、回、耶和谐共处。自古就说，‘山环水抱必有（灵）气’。我看是‘水见三弯，年年平安’啊！我总像在做梦，是不是老天爷把他打造的多民族文化摇篮，空投到关外这里了。”

父亲也说这里是“地大心大”，人好相处。

“兄长什么时候把家搬来？”父亲关切地问，“搬来过好日子吧。”

“愚兄入世以来，同胞屡遭耻难。只要族国一日不兴，吾辈便一日不得高枕。”堂伯唱歌似的说，“‘位卑未敢忘忧国’啊！”

“是忧内还是忧外？”父亲问。

“‘内忧外患’啊！”

“‘内忧’怎讲？”

“还须制止‘长毛造反’。”

“‘外患’呢？”

“当防‘五羊（洋）吃尽中华草’。”

“以何防之？”

“不要‘长毛’邪教祸国，变法改制乃人间正道。”

孙文武低头不语是常态，可一听到堂兄把酒抒怀，像是听到了济世箴言，抬起明镜般的圆脸。成仁感到父亲就像是镜子，堂伯像是日头。日头给光亮，镜子就能反射出来。

“‘兔子是狗撵的，话是酒赶的。’酒桌无真言啊！”堂伯“哨”着结束了这席谈话。

坐在炕梢从头到尾倾听的成仁，听出来堂伯讲的“天书”不是“猫三狗四，猪五羊六”，不是告诉人今年收啥，而是说该走什么“道儿”。长大成人之后，好几回事情头儿上，他想起堂伯的话，像是指路明灯。就是在堂伯身后，他还有明灯指引，很像孔明留的锦囊妙计。堂伯的锦囊妙计妙是妙，可它在有些年头还犯说道儿，使得孙成仁在众人面前引火烧身。他斗大字不识一口袋，却引领了东大屯的重大论争。这是后话——长大以后的话。

道走正喽，八成是越走越宽。

两年后，作为满蒙校先生的堂伯，被推为校长。成仁从村子大人嘴里，都能经常听到堂伯的大名——孙文秀。

文秀伯伯劝说父亲送成仁入满蒙校，接受启蒙教育。学费、书费由他当伯父的资助。父亲的圆脸又被照亮了。父亲何尝不愿意供孩子上学，怎奈自己半文半武，字笔虽好，也就是闲时看看唱本，忙时给村邻写写对子；庄稼活儿会干，可是力气不足，高高的个子弯不下腰来，是半拉庄稼人。靠着农闲拉点脚，才闹个五口人年挣年用。就算有点富余，事儿多着呢，供不起孩子上学呀。时来运转，让成仁到大儒门下去成人吧。

学校春季始业。那年农历偏晚，公历三月十五号开学，农历还没出正月——若不是这样阴差阳错，是好是坏不好说，肯定成仁的一辈子会是另一副样子。

农历二月二这天早晨，成仁匆匆地吃了几块猪头肉，两个黏豆包儿。父母亲昨天刀刮火燎地收拾了一后晌，贪黑把猪头扒上了。成仁早上吃的时候，觉得从腊月三十到今天，猪的浑身都吃遍了，还顶数这猪头肉香。他也知道二月二过完，这一个月多的“过大年”也就算过完了。他撂筷儿的时候，妈妈对他说，晚上回来再细嚼慢咽。

他带着满嘴的香味儿，半背着包袱皮书包，走出家门，在村西头——伯父孙文秀下马、上马的地方——依四天来的惯例，会上小同伴，像小马驹儿似的，欢蹦乱跳地朝城里走去。吃一个黏豆包儿的工夫到了西坟圈子。穿过横腰地，再吃一个黏豆包儿的工夫就到了“回回坟”——也就等于到了新城。

到回回坟的时候，成仁嘴里猪头肉的香味儿还不减。嘴里有味儿没什么说道，但是他提醒自己不能说出来。他知道猪是回民的禁忌，这是新城府人人皆知的。有一次，他和几个小伙伴到一个回族小朋友家去玩，院子里进来了一头邻居家的猪，回民女主人马上招呼：“黑子进院了，赶出去！”话音未落，她抢先一步，跑出屋子，随手捡了一块儿砖头儿把猪打跑了，沾了猪身子的这块砖头儿，她没再用手捡

起来，而是一直用脚踢出自家院子。成仁深知回民禁忌严格。路过回回坟，跟路过西坟圈子不一样。西坟圈子可以横穿，回回坟离老远就觉得神秘，多少有点敬畏，不敢嘻嘻哈哈。今天，他不禁屏住呼吸，不敢张嘴。

进教室坐下来，他比前几天更加清晰地意识到：与他同桌的小男孩是回回，新城一带称之为“贵教人”。小男孩儿对禁忌不会那么严格吧？

“龙抬头”的雀跃拨动了成仁的好奇心。他将“小大由之”笔头拿掉，让同桌用嘴含上笔杆上端，自己从笔杆下端猛地吹过去两口气，而一口也没往回吸。他想起花和尚鲁智深吃了狗肉之后的乐子事儿。

拿回笔杆，成仁以恶作剧心理，等着看小同桌也报以恶作剧的笑脸时，他便知道坏事了。

同桌白皙的小脸，突然变得不是个好白。更吓人的是，他马上用手捂住嘴，猫下腰，一声一声地往上呕。原本寻思，他对这多咱也没尝到过的味道会感到新奇。万万没想到，他全身从内里往外排斥这汉民最喜欢的香味儿。

“我这不赶上坑害他了吗？”成仁扶着同桌走到教室外。

成仁双腿发软。

“他要是有个好歹，我还不得蹲‘笆篱子’。”成仁暗暗想。

头一节课，成仁看同桌还能挺得住。

上第二节课，小同桌儿慢慢缓过来了，能随着全班照常大声朗读。成仁谢天谢地，心想：再可别开这样玩笑了。

让成仁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两节课的工夫，在教室外边，学校对“猪头肉事件”做了紧急处理。

间操时间，全校学生照例在大操场上列好了队，所有老师面对学生站在本班前面。走上台来的不是带操老师，而是校长。

整个操场肃穆无声，操场四围古柳上的乌鸦却趁机叫了起来。

“惊蛰乌鸦叫”嘛。成仁还想起来明天就是“春分地皮干”。

孙文秀校长语速舒缓、吐字清晰、抑扬顿挫地宣布：

今天——民国元年三月二十日，农历壬子年二月二，我们新城府满蒙校发生了一个有违校名、有损校风的事件。

听了开头，成仁便知道坏菜了。

多年潜心研读儒学，在孙文秀内心深处养成了对于个体生命自由的尊重。他又得风气之先，开始接受汉、满、蒙、回、藏等民族统一的思想，共和的理念。他不无自豪地勉励全校师生员工，做一个优秀的满蒙校人，做一个优秀的新城府人。他说，我们江湾平原这里一千多年来多民族和谐共居，是中华大家庭的缩影。

校长讲到这里，让孙成仁温习了前年正月初一听的“天书”。

在这有全体学生参加的操场大会上，孙校长略去了对于刚刚发生的辛亥革命有限的负面批评。

半个小时前，在议事厅会议上，他指出革命党人断送了康梁变法道路。武昌起义后，中国南方革命风潮膨胀，一些心怀叵测者趁势树起反正旗，借反清名义，施行种族主义行为，广州城四处流布“杀尽满人”的传言。满洲贵族金大人，光绪三十一年开始任知县，铁面无私，政绩可嘉，百姓拥戴。辛亥一起，当地劣绅、地痞趁机报复，把金知县像死囚似的捆绑在车上，身上挂着贪官污吏牌子，让他带领全家游街示众，最后他与全家被害死。孙校长忧虑南方乱象向北蔓延。他提出，要防患于未然，“新城府”还是“新城府”，松江湾就是松江湾，松江湾像松花江水一样缓缓向前。

操场大会最后，他以校长身份向今天的受害者——景姓小同学深表歉意，并郑重宣布，给予“一年二班孙成仁同学”记大过处分，留校察看一年，以观后效。

当天放学，孙文武来接孙成仁了。在此之前，满蒙校一位工友骑马来东大屯向孙家做了通报，并嘱咐家人对成仁多做开导、安慰。父子俩一路低头无语。